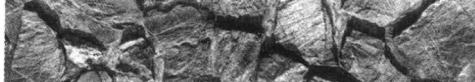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罗选民

形式与功能： 语言研究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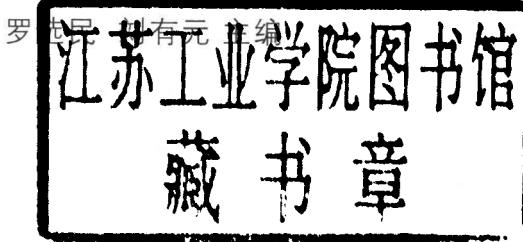
罗选民 刘有元 主编

H0-53
L964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形式与功能： 语言研究文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形式与功能:语言研究文集/罗选民,刘有元主编.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12
ISBN 7-5396-2118-4

I. 形… II. ①罗…②刘… III. 语言学—研究—
文集 IV. 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9043 号

形式与功能语言研究文集 罗选民 刘有元 主编

责任编辑: 王克谦

出 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 230063

网 址: www.awpub.com

发 行: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 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20,000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6-2118-4

定 价: 21.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即将付印，作为丛书主编的我，不禁感到一些恍然。从设计到出书，仅四年而已，在此期间，我经历了人生的一次大迁徙，来到了北方的清华大学任教，曾经工作过的长沙铁道学院，如今已不复存在，与其他校合并，组成了今天的中南大学。

这一切都是不曾预料到的。当初设计这套丛书，是出于学术考虑，仅仅是体现了长沙铁道学院一贯的风格而已。早在 80 年代，铁道学院外语系就主编了《外国文学欣赏》杂志。90 年代后，学术之风气空前高涨：1992 年承办中国社科院的“西方文学理论的批评意识”学术研讨会，1993 年又是“中国比较文学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要承办单位之一，此后，《长沙铁道学院学报》连续两年刊发外国语言文学专集；1994 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在长沙铁道学院成立，《外语与翻译》杂志也在同年创刊。在随后的年月里，举办了“第九届韩素音青年翻译竞赛”、“全国第九届科技翻译研讨会”等；邀请了美国耶鲁大学讲座教授 Peter Brooks，Stephen Anderson，芝加哥洛约拉大学讲座教授 Joseph Rhycklak 等国际知名学者讲学；国内许多知名学者，如许国璋、赵世开、刘重德、桂诗春、胡壮麟、刘润清等先后应邀来学院做学术报告；1995 年获得了第一个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996 年初获

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第二个硕士学位点（翻译理论与实践）也通过国务院学位办公室的评审，成为全国理工院系中惟一获得两个由国家学位办评审通过的硕士学位点单位。外语系（后来改名为外国语学院）教师多次获国家和省部级学术奖，如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全国高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等，1999年有三篇论文被国际SSCI和A&HCI源刊收入。当时的铁道学院外语学院在很多方面都走在前面，靠的是老老实实做事，发奋图强，不弄虚作假，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当然，学校的支持十分重要。校长谷士文教授是电子信息图象处理方面的专家，可他对文科建设十分重视，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出版《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的构思始于1999年，目的是加强学科学位建设，推动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该丛书汇集了长沙铁道学院外国语学院部分教授的学术研究成果，有些已经在国内甚至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刊发，但本次增加了新的内容；有些是刊发在《外语与翻译》(1994—2000)上的文章，该刊自创办始，以其高定位和高品位赢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编者从中精选了一部分优秀的论文，分类编集，奉献给广大读者，以感谢他们多年来的支持。丛书中，翻译理论占了较大的比重，有从文化层面来反映翻译研究的著作，也有从不同的侧面探讨翻译问题的专著；文集中有外国文学研究和外国语言研究的博士论文两部，以及比较文学研究的著作两部，尤其重要的是，国际著名学者沈宝基先生的两部书稿——诗集和译文集，具有非常高的价值。它们饱含着沈先生在创作和翻译上的毕生心血，绝大部分未曾发表。我们相信，这些作品的面世会对我国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和文学翻译的繁荣做出较大的贡献。

在丛书出版之际，我首先要感谢原长沙铁道学院外国语学院全体教职员在我任院长期间给予我的理解和大力支持，从而使资助出版这套丛书的提议能够在院务会和教代会上得到讨论和

通过。记得那时候，我们把创收的资金按比例投入在职工的奖酬金、科研和教学三大块上。我们不但自己办杂志、出资出学术著作，还自己投资添置教学设备，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其结果是，教师的个人收入年年增长，集体的事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充分展示了一种发奋图强艰苦创业的精神。其次，我要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他们没有计较经济方面的得失，将这套丛书列入出版社的“十五”重点图书，为大力支持学术著作的出版树立了榜样；我还要感谢丛书顾问刘重德教授和吴元迈教授，感谢他们多年来对长沙铁道学院外国语学院和我本人的大力支持；最后，我要感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和外语系在丛书出版的后期给予我的大力支持。

罗选民

2003年10月9日于清华园荷清苑

目 录

总 序.....	罗选民(1)
乔姆斯基语篇劝说力剖析.....	胡壮麟(1)
乔姆斯基语言哲学述略..... F. J. Newmeyer 撰 柯飞 译(13)	
生成语法中的语义研究.....	韩景泉(27)
极端 WH- 词的语义解释.....	伍雅清(42)
最小区域条件与管辖.....	龚 放(61)
语义格关系的模糊性说略.....	索玉柱(75)
从两本书看生成音系学的发展与现状..... 王嘉龄(86)	
论诗的织体的建构.....	徐盛桓(95)
布拉格音位学理论评述.....	赵晓寰(110)
论英语话语中的音系层的衔接..... 谭外元(118)	
关于语义对比的几个问题..... 黄国文(125)	
英语复合及物结构和双宾语结构的比较与辨析..... 李 律(139)	
语义结构理论与语言习得研究..... 王初明(148)	
标记与第二语言习得顺序..... 林汝昌(161)	
母语语法对外语习得的影响..... 陈月红(176)	
克拉申的监控模式与过渡语变异..... 武 波(187)	
语言的文化视角与社会符号功能	

——系统功能理论对申小龙的语法理论的解释	马爱德 曾立诚(197)
论非语言信息与语篇衔接关系的建立	
——跨文化语篇理解初探	杨若东(217)
主位内容与语体相互关系	方 瑛 艾晓霞(230)
语用预设与信息中心	张克定(241)
桥本万太郎的句子层面层次结构理论	张梦井(249)
俄汉超句统一体对比研究	陈 洁(257)
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走势	
跨文化交际中语用失误的相对性	胡文仲(266)
多维度的身势语研究	潘永樑(280)
试论副语言特征的交际功能	白红爱(291)
二〇〇〇年政策展望	
——中国高校英语课程结构的改革	
克利福德·希尔等撰	狄淦之译(301)
美国的双语教育	胡壮麟(314)
双语教育模式评析	卢丹怀(324)
论测试效度与信度的均衡	
——兼评剑桥大学地区考试辛迪加英语水平测试特色	
汪家树(336)	
试论外语教学中的交际性教学原则	罗立胜(345)
论英语学习中理解与记忆的关系	纪康丽(351)
编后记	(361)

乔姆斯基语篇劝说力剖析

胡壮麟

很少有人研究文体学家和语言学家本人的文体风格。对乔姆斯基的语篇特征作分析的只有波沙 (Botha, 1973)^① 和赫埃 (Hoey, 1984) 等人, 基于此, 本文主要讨论乔姆斯基在语篇中运用的语言艺术, 特别是论辩中他如何在语言表达上下工夫, 提高语篇中的劝说力。

一、波沙和赫埃的观察

早在 1973 年, 波沙曾系统总结过以乔姆斯基为首的转换生成主义者在论辩中采用的方法, 指出他们语篇中的劝说力来自八种劝说策略, 如他们往往将自己的论点抬高, 用 “striking”, “powerful”, “strong”, “forceful”, “convincing” 等词强调, 并用这些词的反义词将对方的论点贬低。又如, 他们警告对手, 如不接受这些理论观点、材料或论点, 那么他会犯非理性主义的错误或者会毁掉自己的研究领域。最终目的是劝说不同意见者或持中间立场学

^① 文中这类括注, 指引用别的作者于某年发表的著述, 第某页。见文末所附主要参考文献。下同。——编者注

者接受本学派的观点。

赫埃认为乔姆斯基的语篇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劝说力得益于四点：1) 乔姆斯基提出语法应当解释语言的创造性，不仅仅是分析有限的句子，使人感到他提出的这个目标是语言学所应解决的根本问题。2) 乔姆斯基指出在明显是相异的诸语言的底层有可能寻找一种普遍性的形式系统。这将推动第二语言学习和机器翻译。3) 尽管乔姆斯基突出他理论的革命性，事实上他没有完全抛掉前人的论点，而是注意旧理论与新理论的完美结合。例如，短语结构规则是哈里斯 (Zellig Harris) 在 1952 年讨论转换问题时就提出来的，但乔姆斯基在表达的方式上是崭新的。4) 乔姆斯基是一位有技巧的修辞学家，他采用的修辞手段使读者难以支持其他观点或反面观点。

对于上述最后一点，赫埃分析得最为透彻。他首先指出在科学论辩中正规的做法是：或先提出情况，然后评估；或先提出评估意见，然后提出理由。赫埃从乌尔曼 (Ullmann) 的《语义学》一书中选用以下一段文字来说明这个评估规则：

/1/(1) Statements like “le mot n ’ est que par le contexte et n ’ est rien par lui-même” [footnote omitted] which are frequently heard nowadays are neither accurate nor realistic. (2) While it is perfectly true, and even a truism, that words are almost always found embedded in specific contexts, there are cases when a term stands entirely by itself, without any contextual support, and will still make sense. (3) A one-word title such as Tolstoy ’ s *Resurrection*, Ibsen ’ s *Ghosts* or Jane Austen ’ s *Persuasion* can be heavily charged with meaning, and even such elliptical titles as Kipling ’ s *if* and Henry Green ’ s *Nothing* will conjure up some sort of idea.

文中句(1)起到评估的作用，即乌尔曼认为“词语必须依赖语境、不能独自存在”的说法不一定正确和合乎事实；句(2)则提出

评估的理由，因为一个词没有语境支持而独立存在并具有意义的情况是存在的。但是光提出理由不能服人，应提供所述理由的根据，那就是句(3)。在第三句中，乌尔曼枚举了托尔斯泰的《复活》、易卜生的《群鬼》、奥斯丁的《劝导》的标题都是单个词，却赋有强烈的意义，甚至像吉卜林的《假如》和亨利·格林的《无》把标题都省略了，仍可唤起某些思想。

根据这个标准，赫埃分析了乔姆斯基 1964 年在“语法在儿童语言中的发展”(Bellugi and Brown, 1964) 和 1965 年在《语法理论诸方面》的各一个片段，发现乔姆斯基多次提出评估（前者有 10 次，后者有 5 次），却没有提出相应的理由，更没有提出构成理由的证据。现举乔姆斯基以下两句话为例。第一句是：

/2/ For anyone concerned with intellectual processes, or any question that goes beyond *mere* data arranging, it is the question of competence that is fundamental.

赫埃指出问题不在于人们对 data arrangement(资料整理) 的意见是什么，也不是类似的东西。乔姆斯基把 data arrangement 以 *mere*(仅仅的)这个形容词修饰来表示评估意义，这个词组内嵌于以 any question(任何问题)为中心词的名词词组，再作为状语的一部分。这样，读者难以发觉并提出疑问，或要乔姆斯基提出评估的证据。

第二句话为：

/3/ Repetition of fixed phrases is a rarity; it is only under exceptional and *quite uninteresting* circumstances that one can seriously consider how “situational context” determines what is said, even in probabilistic terms.

将 *quite uninteresting*(非常不令人感兴趣的)这个评估语内嵌于其他词语中，使乔姆斯基不必为自己有争议的观点提供根据。那些对接受社会作用感兴趣或探索寒暄性交际的人，特别是社会

语言学家，不会同意乔姆斯基把固定词语看做是罕见现象这样的评估。而生成语言学家想躲开争论，因而把决定说话内容的情景语境以 quite uninteresting 捷塞，其效果是排除了在生成语法中纳入任何语境特征的必要性。而且，这样做不会危及“创造性是语言理论的中心问题”这个论点。

二、对乔姆斯基两个语篇的分析

受波沙和赫埃的启示，我任意选用了乔姆斯基的两个语篇的片段并进行分析。一篇取自他 1975 年的著作 *Reflections on Language*(《语言的反思》)，另一篇取自他 1993 年的新著 *Language and Thought*(《语言与思想》)。我的目的是为了澄清三个问题：1) 验证波沙和赫埃的观察是否属实？除这些观察外，还有哪些他们未曾报道过的特征？2) 避免因观点不同而使用“欺骗”等带有感情色彩或偏见的词语；3) 赫埃分析的语篇分别发表于 1964 年和 1965 年，乔姆斯基在这以后，特别是晚近的语篇中是否继续保持他原有的劝说力？

根据分析结果，我认为乔姆斯基语篇中确实具有不同于常人的劝说力，这使他往往处于先声夺人的地位，使对方或持中立观点者难以和他争辩。在我看来，乔姆斯基在论辩语篇中的劝说力包含以下四个要素。

1. 假设与演绎相结合

乔姆斯基研究工作中的最大特点是敢于大胆假设，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演绎，衍生出一系列观点。他所作的假设多半是为了探索作为人类语言的最基本特征。如果这些假设最终得以验证，将是人类对世界，特别是对自身认识的一个飞跃。许多学者就是从这些假设的无比重要性接受乔姆斯基的。

在 1975 年的著作中，乔姆斯基说：“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有

可能知道语法和语言机制的物质表达——相应地，我们有可能知道语言学习中达到的认知状态和初始状态，后者具有普遍语法的表达，但没有与普遍语法相符的特殊语法。”（《语言的反思》第36页，以下引用此书，注“语言”第×页）虽然我们对科学“进展”到哪一阶段才“有可能”知道“语法和语言机制的物质表达”难以肯定，人们总是欢迎站在时代前沿的先驱者。由于这些“物质表达”是遗传的，因而“学习主要是一件在内在的结构中细心填空的事”，其原因为这个“先验系统”是生物学上决定的。乔姆斯基认为他的推测是“有理据的”，因为在非人类有机体中没有类似普遍语法的结构，没有像人类一样的作为思想表达的自由的、合适的和创造性能力，这些手段是由语言机制提供的。

这些观点在1993年的著作中得到重新肯定。乔姆斯基说：“除非语言的基本特性在经验之先已经存在，我们不能习得任何语言。”（《语言与思想》第48页，以下引用此书，只注页码）所不同者，原来的“普遍语法”和“语言机制”被更高的层次，即从“认知系统”加以讨论。例如，他说：“认知系统是一种生成程序，它决定无限类的语言表达式，每一类集中了对行为系统的指令。”（第49页）有时，这个“认知系统”似乎就是语言“计算系统”。试比较下面一段话：“决定语言表达式的形式和关系的语言‘计算系统’当然是不变的；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一种人类语言，如同一位正在观察人类的理性的火星人会如是解释。对某特定语言的习得是在简单可及的资料的基础上，确定词汇选择的过程现在至少可逼真地加以制定，研究的目的之一是能够通过在可容许的有限的词汇变异中，确实衍导出匈牙利语或斯瓦希里语。”（第50页）从上文还可看到从火星人的视野，“只有一种人类语言”，这意味着对“普遍语法”的肯定，但不同语言的词汇是变异的。

2. 以假设作为评论他人的理据

我注意到，乔姆斯基不但大胆提出自己的假设，而且惯于用自己的假设和在假设基础上演绎而得的“真理标准”作为与对方论辩的理据。1975年他对斯特劳逊(Strawson)的评论就是一例。

乔姆斯基曾提出这样一个论点：“这是自然的一个事实，在认知能力中，在相似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认知结构，通过相似的内在构造，是相似的。因此我们和他人共享语言规则，如同和他人共享可见空间的组成一样。”对此，斯特劳逊认为“这种描绘是乖张的，武断的”。那么，乔姆斯基是如何评论斯特劳逊的呢？首先，乔姆斯基认为斯特劳逊的观点“也许来自他未经论证的假设：语言是通过制约和训练有意识地教会的，因而非常不同于通过有机体本质，在合适环境条件下，在有机体中发展起来的认知系统或物质结构”。接着，乔姆斯基摆出自己的观点：“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是作为一种动物本能的，以自然方式系统发展的系统，用 Hume 的话说，完全不是有意识的选择（对机体来说），毫无理由，而且肯定的是没有必要进行训练和制约。所发展的结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生物学上给定的思维构造预先决定的。”这里，乔姆斯基认为对方的“假设”是“未经论证的”，但他不同意对方的理据实际上也是一个“假设”。最有趣的是乔姆斯基接着说：“如果我这里建议的总的说是正确的，我相信它是正确的，那么斯特劳逊的问题才是‘乖张的’。”（第 71 页）在两个“假设”的较量中，乔姆斯基出于自信，把自己的“假设”放在正确的一方，把斯特劳逊的“假设”放在“乖张的一方，至少在纸面上取得暂时的胜利。

1993 年又出现两种推测的争论。有一方主张语言机制的演变，另一方主张语言机制的先天存在。在前者乔姆斯基评论道：“自皮尔斯以来，出现了关于演变因素的建议，未加证实地保证我们可以发现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理，还有一些在时间上更早的有关我们思维本质及其产品独特成就的信念。但这种推测似乎毫无根

据。”笔锋一转，乔姆斯基对另一方是这么辩护的。他说：“我认为，我们不应当过快地排斥笛卡尔的推测：我们可能没有‘充分的智力’理解语言用途的创造性，以及其他种种自由选择和行动。”但乔姆斯基指出仅仅因为未能理解而“怀疑我们内心体验和感觉到存在于自己身上的事是荒谬的。这些可能是正确的，它与我们知道的自然世界的任何事情是一致的。”（第 41 页）辩论的结果是将读者引向这么一个结论：对方的“推测”是“毫无根据”的，而怀疑乔姆斯基的“推测”是“荒谬的”。

3. 以假设的目前不可验证性作为遁词

当辩论对乔姆斯基不利时，特别是当对方逼乔姆斯基拿出真凭实据时，他强调自己所作的假设目前还不能充分验证，因而他的假设不能否定。

在 1975 年的语篇中，以下一些引语并非罕见。

——“就目前而言，我们只能用抽象词语来描写语法和语言机制的特性。”（“语言”第 36 页）

——“对认知结构（首先是‘规则的接受’）发展过程的研究提出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但看来这并非是不能戳破的神秘事情。研究利用这些结构的能力和这能力的运作仍然是我们摸不透的东西。”（“语言”第 77 页）

总之，乔姆斯基一方面说这些“有待解决的问题”的神秘性“并非是不能戳破”，一方面又说有些东西“摸不透”。

1993 年乔姆斯基讨论认知系统和行为系统关系时，最初似乎充满信心，描写很具体，说对一些问题的澄清指日可待。他说：“认知系统储存了由行为系统接触的信息，用它来发音、解释、表达思想、提问、指称等。认知系统说明了我们知识无限性的原因。例如，我们关于语音和语义的知识及两者在无比广阔的范围内的关系。从类型上很不相同的语言中对这些事情现在有大批可靠的材

料，一些并非琐碎的理论在解释这个证据方面已很深入。”（第 47 页）可是读到第 53 页，乔姆斯基告诫人们不要高兴太早，“即使[关于人类智力的]低级形式，除了对其构成机制的研究外，为我们理论了解所不能及。至少现在如此，也许永远做不到。”既然“永远做不到”，对方没有必要对他苛求。尽管如此，他鼓励人们乐观地对待他的假设：“在我看来，我们没有必要把它看做不愉快的结局。”

4. 选用不同的倾向性词语

正如赫埃所观察到的那样，乔姆斯基不仅在大的观点或假设方面展开争论，他在语篇中还非常注意词语，特别是修饰语的使用。这些词语或是褒扬自己的论点，或是贬低他人的观点，最终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人的判断，逐步接受他的观点。这里从 1993 年的语篇中选择一个片段（第 15 – 16 页）说明之。语篇中每句话均以(1)、(2)、(3)顺序表示。

/4/ (1) Specialization is no proof of progress, it has often meant displacement of penetrating insights in favor technical manipulation of little interest. (2) That remains partially true today, in my opinion, though only partially. (3) Traditional questions are no longer forgotten or dismissed as absurd and senseless, as they were during the heyday of “behavioural science” and the various brands of structuralism. (4) They have been reopened and in some cases, seriously investigated. (5) New questions are being posed that could not have been imagined a few years ago, and they seem to be the right ones, opening the way to new understanding and unsuspected problems. (6) There has been explosive growth in the range of empirical phenomena that are reasonably well understood, and to which explanatory theory must be answerable. (7) Similar evaluations were given in the past, incorrectly in my view. (8) They should be regarded with a skeptical eye today as

well. (9) Even in the case of work of considerable care and sophistication, it may be useful to recall Voltare's thoughts about metaphysics: a dance with elegant moves, but you end up where you started. (10) The gap between public relations success and relevant achievement often seems to me rather impressive; I have in mind claims about the enormous promise of neural net (connectionist) models 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r about a "cognitive revolution". (11) Nevertheless, in some areas progress has been significant, I think.

下面逐句分析乔姆斯基是如何步步为营进行评估的。

(1) 在 proof 前的否定修饰词 no 主要示意 specialization(专业化) 不是进步的证明。在乔姆斯基心目中专业化是实证主义的特征, 他在本选段的前一段中说: The empirically-oriented disciplines concerned with language and thinking have become highly specialized. (有关语言和思想的倾向于实证主义的学科已成为高度专业化了。) 其次, 实证主义赞成的是技术操作, 没有多大价值 (little interest), 被替代的是深刻的见解 (penetrating insights)。这再一次表明专业化的不可取。否定专业化也是对实证主义学科的否定。

(2) 即使乔姆斯基不得不承认科学研究中的专业化今天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时, 他两次使用了副词 partially(部分地), 特别是在 partially 第二次出现时, 又添加了另一个副词 only(仅仅是)。如果说专业化研究只是部分正确, 这意味着理性主义最为“正确”。

(3) 在第三句中, 乔姆斯基使用了正、反两组词。一组为动词 forgotten or dismissed(遗忘或排除), 形容词 absurd and senseless(荒谬的和无意义的), 由于状语 no longer(不再)的修饰, 这些词竟然取得肯定的语义, 即理性主义者历次提出的问题没有因为荒谬和无意义而被忘记或排除; 另一组为 heyday(全盛期), 由于 behavioural science(行为科学)被放在引号之中, 使其“正面”意义有